



大自然的写作课

丛书主编 冯道如

是哪一种鸟在叫呢？

（苏联）普里什文 著

徐慎泽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自然的写作课

丛书主编 冯道如

是哪一种鸟在叫呢？

（苏联）普里什文 著

徐慎泽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哪一种鸟在叫呢? / (苏) 普里什文著; 徐慎泽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399-9397-3

I. ①是… II. ①普… ②徐… III. ①散文集—苏联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1595 号

书 名	是哪一种鸟在叫呢?
著 者	(苏) 普里什文
译 者	徐慎泽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牟盛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397-3
定 价	2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初融的檐滴	1
积云在此处	3
看哪，土地！	7
众水的第一首歌	9
山鸡交尾	10
水的春天	15
仙鹤飞来	18
红隼飞来	23
天鹅飞过	28
榛树花开	31
白桦树汁涨起来	37
打梭子鱼	41
青蛙觉醒	45
雀儿飞来	50
课题	53
初萌的芳草	58
姑娘与白桦	61
疗肺草花开	62
五月的寒霜	65
红翼鸫鸟	66

丑女婿	69
斑斓湖光	72
布谷一声啼	78
绿涛阵阵	80
第一只夜莺	81
五月金龟子	83
黄鹂	84
紫崖燕	86
地母之眼（一）	88
沼泽地	90
更暖和的位子	94
林子里的谜	96
牧笛声声	101
地母之眼（二）	103
小偷帽子烧着啦	104
群鸟安眠	105
死湖	112
初雪飘飘	113
大雁与天鹅	114
人影憧憧	116
松鼠	118
獾	121

美的力量	124
雾气蒙蒙	125
伊万和玛利亚——野三色堇	127
追捕	129
安加尔	138
穷追猛赶	149
冬之心	157
日头挪移	167
父狼	176
淡紫色的天空	184
紫罗兰的芳香	185
狗熊	192

初融的檐滴

对那些日日观察自然的人们来说，是更多的光亮，报来了最早的春信。于是，在乡间，人们纷纷传说着，狗熊开始在巢穴中翻身了。太阳的笑靥愈发璀璨了。尽管还有些霜冻在前头，吉卜赛人还是把他的羊皮袄子卖了。

在俄罗斯中部，到了一月份的时候，灰鸦呱呱叫起来了，叫得声情并茂，小麻雀打闹得不可开交，狗儿呜呜发情了，小嘴乌鸦热火朝天的交配也开始了。

等到了二月份，房子向阳的屋檐上，滴下了初融的冰水。山雀唧唧喳喳地欢唱着，麻雀忙忙碌碌地筑巢窠，啄木鸟笃笃地啄木，发出的声音好似在敲鼓。

一月、二月，还有早春三月的开头，这些都是光的春天。天上的冰封也似乎破碎消融了。举头望去，可以看见大块浮冰似的云朵，在头顶急急地行过。如果你在大城镇，在笨重的石砌大厦空隙间仰望，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在那时，

我会在镇上，像个吝啬鬼似的拼命工作，为了每一个卢布而动嘴磨舌、争吵不休，直到末了，为了挣钱，我终于闹腾够了，就会退隐到一个子儿也挣不到的地方去，满心的惬意与逍遥。能在镇上遇见光的早春，然后再到乡下去，亲近自然，见识下水的春天、草木的春天、甚至不定说还有人的春天，这人算是有福的了。

严冬过后，当光的春天翩跹而至，光彩照人，那些与大自然毗邻而居的人们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不停地揣度猜测着：今年的春天会是什么样的？年年春回大地，都是一番与往年判然不同的模样，从来没有哪年的春天，是同往年相仿佛的。

今年，光的春天徘徊流连大地太久了，春日里那些莹光晶亮的雪色，映照得人眼几乎难以逼视。

人人都念叨着：“春天一夜之间就会走的。”

乘着雪橇出远门的人们担忧着，他们可能会在半路上扔下雪橇用不着了，然后牵着缰绳，领着马匹，徒步向前走去。

新一年的春天从来不会和往年一样，正是这样，生活才会如此美妙——因为每年才都会有盼头，才都会激动难耐地盼出新意来。

老乡们不管什么时候互相遇见了，话头里谈的都只是春天。

“这春天，眨眼工夫就要走了。”

“春天哪，不一会儿就会走的。”

积云在此处

一夜之间，大风吹雪，在我家屋前积起一座硕大的雪堆——那雪平滑晶莹，熠熠生辉，如同天鹅未曾揉乱的胸脯。前门外堆着这昨夜厚厚的积雪，我开出门去颇是费力。我用铲子把蓬松新积的雪花铲到一边，再掘开底下厚厚的冰层，在门前动手挖出一条走道来。

我并不惋惜铲去了积雪。抬头望去，在大片浮冰似的云朵之中，行过一朵奇异的云，这云与冬天的那些云朵是如此不同：这云硕大无朋，带着暖意，平整光滑而又熠熠生辉，也像是那天鹅未曾揉乱的胸脯。这里，那里，处处是似曾相识的景象，它们随着春天一同翩然归来，却又永远是如此新鲜与纯净。迎接这些景象的到来，我从不惶恐失色；而目送它们离去，我也从不怅然若失——与春天一样，这些景象姗姗而来，翩然而去，并且，只要我活在人间，便定然会看到它们再度归来。那么，我还需要叹惋什么呢？我已不再是个

孩童了，而是已经做了父亲，并且是我眼前景象的主人。

人到了知天命之年，这就不是一句玩笑话了。还记得《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么？六年要耕种田地，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七个安息年过后，就到了第五十年。你要大发角声，这年必为你的禧年。¹

“喂，孩子们，快起来呀！”我叫喊着，“快来帮我一把——我的禧年近了！”

两个孩子一个叫廖瓦，另一个叫彼佳，他们生来是打猎好手，两个都是。我把自己对打猎的激情传承给他们，但是小心翼翼，不无节制——他们从不会仗着枪法好，就滥杀滥打，打猎只是为了有东西吃，或者给博物馆做标本用。从圣诞到早春这段休猎的时节，两个孩子大多数晚上都在镇上跳舞，玩得晚了回到村子里来，什么时候都有。廖瓦还长出了小胡子。他偷偷摸摸地拿了我的剃须刀刮了刮，当然，那样看起来好多了。而弟弟的脸上还是光生生的。

四十圣徒节²过后，当白嘴鸦、云雀还有其他小鸟飞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们就把跳舞的事儿丢在一边，打点装备，为山鸡的交配季节做好了准备。打猎正是好时节，我和两个孩子在林中折腾了一天，荷枪而归的路上，两个孩子常会聊

1 出自《圣经·旧约》利未记第 25 节中关于安息年和禧年的经文，由于无法获得东正教圣经中译本，此处参照的是基督教和合本，下同。——译者注

2 为俄旧历三月九日，春分，按俄民间说法，为第二次迎春时候。参见潘安荣中译本。——译者注

起跳舞的事儿，回想起来未免有些惊诧。他们确信不疑地对我说，去镇上跳舞不过是为了消磨些时光。

“瞧啊，我的孩子们，”我说，“现在正是明媚大好的光的春天。我们要是不小心，地窖可是要变成‘水帘洞’了呀。还不赶快铲雪呀？”

于是，我们竭尽全力地铲啊，铲啊，干得浑身筋骨都活络康健了不少，越干越虎虎生威满是力气。

我把铲子往厚厚的积雪里一插，倚铲而立，心中爱意涌动——我却说不清，这爱的究竟是谁。

紫色的森林上空，有两只乌鸦在翻滚翱翔。

原来，我所深爱至亲的，竟是这鸟儿呀！在荒凉阴冷的冬日，严霜茫茫，太阳似乎被钉死在炫目的树干上，大雪掩埋了万物，人兽的踪迹都湮灭了，大多数鸟儿都冻得坠地而亡，只有我一人步履艰难，踽踽独行，心中不知是否能归家。彼时彼刻，正是那乌鸦，做我孤独的旅伴，在一片沉寂的皑皑白雪之上高高地飞翔，霜侵的翅膀拂风而过，发出刮擦的声响……

而现在，小嘴乌鸦正爱得发狂。那飞得低的腾空直上，朝那飞得高的猛赶，然后不断地向上攀飞，而那飞得高的呢，也是一样。两只鸟追啊赶啊，越飞越高，直到突然，听得一声尖利的叫声，两只鸟又一阵俯冲，竞赛从头再来。

乌鸦翻跟头，这是多么欢欣跳跃的景象呀！美妙的旋律

在我心中奏响，那是一曲无言的歌，歌里有蔚蓝的天空，还有一朵带着暖意的云，那朵云如同一只硕大的白鸟，鸟的胸脯如天鹅一般，洁白无瑕，未曾揉乱，飘飘悠悠，行过春意盎然的天空。

看哪，土地！

一连三天都没有霜冻，浓重的雾气蹑手蹑脚地动工，消融了积雪。

“爸爸，快出来呀，到这儿来！”彼佳叫喊着，“快来听听，那些白颊鸟在唱歌呢。”

我走了出去，侧耳倾听。白颊鸟的歌声悦耳动听，微风拂面，暖意融融。道路全然变成了铁锈色，微微隆起，如驼背人的背。

仿佛是有人千方百计地想要追赶上春天。终于，他得偿所愿了，抓住了春姑娘，挽留住了她前行的脚步，使她沉思着稍作停留。四围的公鸡啼鸣得正欢，雾霭迷蒙中，蓝色的森林若隐若现。

彼佳站在那儿，透过丝丝缕缕乳白色飘动的雾气，定睛细望，突然，在田地里，远远的地方，他发现了什么黑沉沉的东西。

“看哪，土地露出来了！”

他跑着冲进屋子里，我听到他大声叫着：

“快过来看呀，廖瓦！快点呀——土地露出来了！”

连母亲也走了出来，手搭在眼前遮着光，问道：

“在哪儿呢？”

彼佳跑出几步远，站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遥指着远处尚余残雪的地方，嚷道：

“看哪，土地！”

众水的第一首歌

快到晚上了，我们出门去看看，吹起诱人的哨子，花尾榛鸡会不会上钩。

在这样的春天里，饶有趣味的是，看着花尾榛鸡在坚实的雪地上跑来跑去，时不时地停下来，听听声音，它们离我们时常太近了，近得都几乎可以伸手抓到。

因为微微下了场晚霜，给积雪覆了层面包皮似的壳，回来的路泥泞难走，我们的脚老是踩碎冰层，陷在雪地里。橙黄色的落日光亮刺目，沼泽地里的池塘也映照得闪闪发光，好似块块窗玻璃。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听到的声音是否真的是山鸡求偶的歌。我们父子三人爬上一座小山丘，山丘光溜溜的，几乎没有积雪，我们就站在那儿驻足聆听。

我从烟斗里吸了一口烟。有微风自北徐徐吹来。我们朝北细听，霎时顿悟了——那是底下很近的地方，春水潺潺流过小桥的声音呀——可真像是山鸡在唱歌呢。

山鸡交尾

夜空群星闪耀。屋里越发冷了几分。我出门看看，外面怎样，遇上了我的乡邻，一个老农，正好也在外面透透气。

“外面真是冰冰冷啊。”我说。

乡邻没有马上接口，而是四处望了望，看了看雪，又看了看天上的星星，然后跺着脚说道：

“孙子找爷爷来喽！”¹

我在雪地里走了几步，冰壳还算结实。

“这孙子还不错哩。”我说了句，进屋去把孩子们叫醒。

我告诉他们说，这可能是这年最后的坚冰层了。我们要到沃罗戈什去，看看山鸡开始交尾了没有。即便我们没听到求偶的歌声，也能看到点鸟翼留在雪地上的蛛丝马迹。

“爸爸，你对你的活儿可真熟啊。”廖瓦乐滋滋地说着，赶忙把彼佳摇醒。

¹ 俄俗语，此处孙子指雪，爷爷指霜。——原注

地上的雪冻得邦邦硬，最近的降雪，又洒上了层薄薄的雪粉。不管我们走哪条道儿，一路走来都是一桩乐事。方圆几俄里¹的森林和沼泽，对我们来说都是轻车熟路，再亲切不过了。为了打猎，我们曾经筚路蓝缕，在林中辟出路来，也曾带着猎狗一路追踪，我们还给这里的每一座小岛、每一个洞穴、每一块山丘都起了名字：有“空旷的林间空地”²，那儿矗立着三棵参天的大松树，树下是野兔的康庄大道。在两片广大的沼泽间，有一处干地，我们把它叫作“歇息”，还有一处叫“金色的草甸”。大概再走八俄里，有一处山头，上面长满了松树，四周被浅沼地围绕，有时几乎过不去。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作“小树林”，但我们另给它起了个“阿拉温高地”³的名儿。我们踩着硬邦邦的、撒着雪粉的冰壳，轻轻巧巧地就走了八俄里，到了“小树林”。爬上山坡，迎面而来的，是自南方吹来的第一缕微风。我忽然记起了，大伙儿是怎么说今年春天的：“春天啊，眨眼工夫就会走的。”于是，我不由忧心起来——如果南风再这么吹啊吹的，这天气又阳光灿烂的话，我们穿过沼泽回去的路，可就不好走了。

我们站在那儿，倚着树干，静静等着第一缕曙光，侧耳倾听着。你当然可以一辈子都在树林子里，又观察又研究的，

1 俄里为俄国计量单位，相当于 1.067 公里。——译者注

2 “空旷的林间空地”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出世、生活和长眠之地的名字，位于俄罗斯图拉市西南 12 公里。——译者注

3 阿拉温高地是瓦尔代高地的别名，地处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境内。——原注